



7月31日,一名老妇人被扛着逃离黎巴嫩南部城镇 Bent Jbail。这个小镇已被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。

(上接 B07 版)

上午 11 点半,Chouf 的群山终于被我们留在了身后。我们的司机名叫纳瑟尔,个子不高、秃头大肚子,非常友好。他是从阿曼长途开车过境来接我们的,当他今天早上 9 点准时到达 Chouf 时,却看不出有一点疲惫,因为最近他几乎每天都要这样跑上一个来回。当然,纳瑟尔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人道主

希望能及时赶到阿曼去参加妹妹的婚礼。

我们三人带了不少行李,足足有 7 个箱子 3 个背包,却奇迹般地全都塞进了纳瑟尔那辆小轿车里。然后我们就出发了,每个人都显得非常紧张。由于贝鲁特—大马士革之间的高速公路已经被以军炸断,只剩下两条更远的路让我们出境。一条是沿着北部海岸穿过的黎波里市,另一条则要穿过 Metn(黎巴嫩另一个山区省)和贝卡谷地。我们选择了后者,虽然我们知道在贝卡谷地区域一个名叫 Chtoura 的村庄曾被以军轰炸过,但因为这条路距离更近一点儿,我们必须争取时间。

事实上,在出发前两个小时,我们曾听到不远处两颗炸弹爆炸的巨响。出发后不到 10 分钟,我们就路过被炸毁的地点——一座大桥。1998 年,后来遇刺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曾亲临它的落成现场。这座桥高 75 米,长约 200 米,耗资 4400 万美元,坐落在贝鲁特—大马士革高速公路上,是中东最高的大桥。这座大桥,曾经带给我们巨大的光荣与自豪: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,却拥有这么一座雄伟坚固的大桥。可是现在,它的桥身却已经被炸弹炸塌。早在冲突发生的第一天,也就是 7 月 12 日,以军的战机就在桥中间炸出了好几个巨大的窟窿,后来的轰炸又把两个桥墩给炸毁了。

伤痕累累的大桥,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难受,谁都没有说

话。远离家人背井离乡已经让我够沮丧的了,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失声、以色列的野蛮、美国的支持让我更加愤怒。而现在,在我写下这篇文字时,这股怒火依然在我心中翻腾。

当我们接近黎巴嫩—叙利亚边境时,我们看到左手边有一辆被炸毁的卡车,右边是一辆车身变形的宝马来。"今天在我来的时候我还见过他们",纳瑟尔说道,"肯定是以色列人毁了他们。"

再往前走,我们看到的破坏发生的时间更近,一辆巴士还在冒烟,一股刺鼻的烧焦味儿弥漫四周。再前方,一座面目全非的建筑物耷拉着站在断瓦残垣里。我迫切地想知道有没有居民遇害。到现在,以色列的炸弹已经夺去了将近 400 个同胞的生命,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。

中午 1 点,我们终于抵达边境。来自叙利亚的志愿者们从车窗外递给我们水和薄饼。随后,我们还算比较快地通关进入了叙利亚,继续向约旦进发。现在,当我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荒漠地,我无限怀念绿意盎然的黎巴嫩,担心留在那儿亲人的安全。我为黎巴嫩的人民悲痛。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立刻站在高速公路的另一头,走上回家的路。

博客作者: lady\_wave

7月25日 海法

走还是不走

几个网站上的新闻都在说,海

法早已人去城空,留下的人也都会人心惶惶,这让我非常吃惊。我,目前还留在海法,而且不打算离开,像我这样的人也还很多。人们只是有些紧张,如果没必要,没人会到大街上去,不过,该上班的人依然坚持上班,每日逛街的人也不少。

新闻里还说,有的人在挨饿,因为食品店和超市提高了商品的卖价。兄弟,这全是不着调的胡说八道,在我居住的街上有三家店仍然开业,分别由以色列人、新移民和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经营,价格跟以前一模一样,店铺里的食品种类虽然比以前少了些,但供应全没有问题。

投机倒把的奸商永远都有,但永远都只是那一小撮,没什么好担心的。

不过,说不害怕那是谎话,但好在大家都团结在一起。有人说恐惧会传染,如果你感到恐惧,也会让你周围的人群滋生恐惧心理,不过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。那些有小孩的人已经离开了海法,我家楼上的那户也离开了,但我们依然呆在海法,和以前一样生活、逗乐和互相开玩笑。请你们现在不要说多担心我们,并因此过了几个不眠之夜,这会让我们力量拿走,而现在不是我们最舒适的日子。最好说你们为我们的坚定感到多高兴和骄傲,而且你们支持我们——这会让我们感觉更有力量。

(下转 B09 版)



一名小女孩手拿黎巴嫩国旗,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机场等逃难过来的亲戚。

义的援助,和其他许多司机一样,他是靠这个来赚钱的。现在是非常时期,他们收的租金非常高,一趟行程要价超过 1000 美元。但是,我们没得选择,我们不得不接受。

堂哥夫妇的计划是,到达阿曼后再转乘飞机去欧洲,而我则



3日,黎巴嫩小男孩和父亲相拥而泣。就算已躲进避难所,他还是被以军炸弹炸伤了眼睛。



39岁的阿里·巴约克躺在贝鲁特一家医院的病床上,因为被以军炮火严重烧伤,他全身都裹满了绷带。



8月2日,以色列官员找到一名火箭弹受害者的尸体。